

帝國曆一一八〇年，守護節。

加爾古·瑪庫大修道院，騎士之間東側。

緊鄰深谷的一片空地上，貝雷絲拿著鮮魚餵完飛龍，跟牠揮手道別。

她低頭用手帕擦手時，偶然路過的薩米亞好奇地走上前來。

「喲、老師，妳在這裡做什麼？」

「訓練。」

「啊，果然……妳每天不是看書，就是訓練，連假日都這樣，沒有別的消息嗎？」

「釣魚、種花……」

貝雷絲回答了兩個活動之後，拄著臉思索其他答案。

「吃飯？」

「不，我知道有人的興趣是那個，但妳不是吧。」

說到吃飯，薩米亞想起貝雷絲之前為黑鷺學生們做的戰鬥料理。

她身為協助者也分到一盤，連沒什麼口腹之欲的她，都覺得美味到令人魂牽夢縈。

「……」

不遠處，黑鷺級長默默注視著看似相談甚歡的兩人。

她比薩米亞還早發現老師，只不過在出聲前先慎重考慮了一下話題，就被捷足先登了。

只晚了一步，就只差那麼一小步……

艾黛爾賈特緊緊盯著貝雷絲，想起老師在前幾日戰前講習中，低聲對她提出的要求。

太鬆了，再綁緊一點。

要綁得非常緊，讓我完全無法掙脫。

突然間，她的右手腕微微發光，五個小型光明法陣環環相扣、騰空漂浮。

一條金色鎖鏈即將成形時，艾黛爾賈特猛然回神，連忙驅散了這些意圖不明的光元素。

為什麼、我又……

艾黛爾賈特低頭扶額，想將原因歸咎於內心求賢若渴。

但也自知，她對老師以外的人，從未湧現過獨佔欲望。

一絲絲都沒有，更別提強烈到瞬間支配她的不明衝動了。

艾黛爾賈特輕輕嘆了口氣。

她在上課和訓練以外的時間，也會不自覺去收集跟老師零碎的互動和接觸。

每次說完話，看著老師轉身離開的背影，都在暗中期待老師突然回頭。

有一次，老師真的回頭找她說話，雖然只是告知課後訓練的安排，她還是樂得要命，一

房就忍不住抱起床上灰披風的熊玩偶，偷偷在它額頭上親了一下。

……這是絕對不能被人發現的秘密。

恨不得整天跟老師待在一起，這份心思無法坦白，只能留在這段珍貴的時光裡。

若是耽溺於個人情感，因而猶豫不前，就無法改變這個世界。

艾黛爾賈特眉頭微蹙，深深看了貝雷絲一眼，再嘆了口氣，便重新掛回微笑，轉身離開。

她繼任為帝國皇帝後，馬上要對內部進行清洗，有很多人事任命，必須事先做好安排。

問題很多，麻煩也很多，但對於籌備多年的艾黛爾賈特而言，沒有不能解決的事情。

唯一令她憂心忡忡、百思不解的是……

鳴金開戰後，老師仍然會視她為重要的學生嗎？

這道難題，艾黛爾賈特煩惱了將近兩節，才在聖墓中得到一生難忘的解答。

帝國曆一一八五年，孤月節，帝國軍臨時陣地。

「妳該起床了，艾黛爾賈特。」

皇帝主帳中，紅衣皇帝應聲睜眼，看著低頭凝視自己的貝雷絲，不自覺揚起唇角。

……老師的臉，真是讓人百看不膩。

「老師，」她緩緩清醒，斂起笑意，起身問道：「我睡過頭了嗎？」

「沒有，只是我發現時間到了，順便叫妳起來。」

「嗯。」

艾黛爾賈特坐在行軍床邊，見老師轉身走開，立刻拿出小鏡子檢查儀容，梳了梳並沒有睡亂的長髮，順手用髮帶紮了起來。

貝雷絲站在帳篷入口的議事桌旁倒茶，回頭遞給她手中的鋼杯。

「喝吧，已經放涼了，不會燙，但別喝得太快。」

「好的。」

艾黛爾賈特雙手接過鋼杯，慢慢喝完杯中茶飲。

混合少許藥草的傭兵茶飲清香微甘，即使不提它提神醒腦、強身健體的功效，艾黛爾賈特也蠻喜歡這個味道的。

五年前她在士官學校喝過，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對於老師那天做的三明治有多麼美味，也是記憶猶新。

突然間，頭上傳來啪嗒啪嗒的急響，聲音越來越緊湊密集。

兩人同時抬頭望向篷頂。

「……下雨了。」貝雷絲說。

「嗯。」

艾黛爾賈特毫不意外，負責觀測氣象的魔道班預報過會下大雨。

她垂下眼眸，悄悄看向貝雷絲仰頭露出的頸部，受到那美麗線條吸引，不由得看得出神。這時，貝雷絲低頭看了過來。

「!？」

艾黛爾賈特慌張地別開視線，感覺雙頰發熱，連忙抬手遮臉。

「我事先告訴過大家，如果下雨，今天的戰地訓練就改為自主練習。」

貝雷絲瞄見她泛紅的耳根，邊說邊疑惑地打量起自己。

暗中檢查了兩遍，還是不明白艾黛爾賈特害羞的原因。

「嗯，那我們也待在帳篷裡吧。」

艾黛爾賈特起身走到辦公桌旁，背對著貝雷絲，伸手翻弄堆疊整齊的公文。

貝雷絲沒有說話，不解地觀察她意味不明的行為。

「老師，對『阿里安羅德』的攻城計畫，我們再進行一次沙盤推演吧？」

艾黛爾賈特若無其事地回頭，目光落在貝雷絲胸前的黑鷲墜飾，心口微微一熱。

她思考了一夜的「黑鷲游擊軍」之名，是想到送給老師的生日禮物，才正式定案的……這也是不能說出口的秘密。

「好。」

貝雷絲將床邊的椅子搬回桌前，坐下來跟她一起察看軍事地圖。

營帳外，暴雨如注，狂風大作，萬物騷動不休。

放眼望去，唯有以皇帝為中心的帝國軍陣地，透出一頂頂帳篷的燈火，始終明亮而安定。

數年後，芙朵拉西南部半島「芙朵拉之牙」，奧克斯男爵領都。

「啊，外面放晴了，貝雷絲。」

旅館客房裡，艾黛爾賈特打開窗戶，望著晨光下格外清爽的繁華街景。

「我們去看看多洛緹雅說的『情人石』吧？」

「好。」

貝雷絲裸身下床，順手將凌亂髮絲往後一梳，安靜地穿起衣服。

艾黛爾賈特盯著她頸側的殷紅印記，想起和她互相給予的激烈歡愉，小腹微微一緊。

她們並不是剛剛才起床，而是一大清早起來吃完早餐，又不小心「睡了回籠覺」。

兩人洗完澡，互相整理好服儀，一起踏出了房門。

「三天沒出門了，有種恍若隔世的感覺呢。」

艾黛爾賈特看看身後房門，開玩笑地說。

前三天一直在下大雨，不方便去山區或是距離太遠的景點，兩人選擇窩在房裡看書。

趁機把阿加爾塔研究室送來的古書和相關文獻，全部看完了。

兩人看書速度很快，本來不用花三天的，但途中不斷分心。

第一天，艾黛爾賈特坐在貝雷絲懷裡一起看書，看著看著，感覺有雙手在身上摸來摸去，

艾黛爾賈特被摸得喘息不已，放下書回吻貝雷絲，無奈地順了她的意。

第二天，艾黛爾賈特遠離床舖，坐在茶桌旁閱讀，讀著讀著，貝雷絲來到她背後，用親吻

和愛撫點燃了她的火焰，讓她再次重蹈覆轍，兵敗如山倒。

第三天，她與貝雷絲約法三章，用一個早上看完書，之後的時間都交給貝雷絲盡情發揮。

總之，這三天，她們幾乎一直待在床上……

「我都快忘記怎麼走路了。」艾黛爾賈特搖了搖頭，假裝困擾。

「走不動的話，我抱著妳走吧？」

貝雷絲伸手攬住她的腰，湊到她耳旁發出的笑語，聽起來滿懷期待。

「這裡不是皇城，一定會很引人注意……所以，不用了，謝謝老師。」

貝雷絲忽然停下腳步，被她的拒絕勾起一段回憶。

在艾黛爾賈特疑惑的注視中，貝雷絲沮喪地低下了頭：「嗯……」

即使知道是演技，艾黛爾賈特也不希望她露出這副表情。

「算了，沒關係……妳想抱就抱吧。」

話音剛落，貝雷絲立刻將她舉抱起來，開心地親吻她的臉頰。

「謝謝，我到旅館門口就放妳下來。」

「嗯。」

艾黛爾賈特環抱住貝雷絲，閉眼嗅聞她，突然發覺自己也很懷念被她抱著走來走去。

懷念中還夾帶著一股奇妙的情緒，讓艾黛爾賈特對她做點……身為皇帝沒做過的事情。

「貝雷絲。」

「嗯？」

「妳可以停下來，讓我親一下嗎？」

「……好。」

貝雷絲依令照做，短暫的遲疑是因為聽出懷中之人別有意圖。

果然，艾黛爾賈特笑著湊到她頭邊，「親」變成了「舔」，「一下」變成了「好幾下」。

貝雷絲呼吸漸漸加重，被她舔到渾身發熱。

「……艾爾？」

貝雷絲輕輕放下她之後，她毫不客氣地伸出雙臂，將貝雷絲困在牆壁前。

「呵呵，貝雷絲——」

艾黛爾賈特愉快地湊近貝雷絲臉前，露出帶有魔性的嫵媚微笑。

「我好像，停不下來了呢。」

妳說，怎麼辦？

她用氣音在貝雷絲耳旁坦白完苦惱，湊上貝雷絲頸側，繼續著迷地舔舐起來。

「……」

貝雷絲頰邊冒汗，在她帶來的快感中閉了閉眼，喘了口氣。

隨後，沒轍地抱起她，轉身返回客房。

待到烈日當空，兩人才心滿意足地踏出旅館，攜手欣賞點亮城市的雨過天晴。